

魏雅华 著

黑妹

山东文艺出版社

黑 妹

魏雅华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09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5329—1397—x

I · 1232 定价 16.80 元

内 容 介 绍

黑妹不是牙膏，黑妹是一位风情无限的靓女。

光彩照人，娇艳欲滴的谭黑妹继承了妈妈的黑皮肤，亦继承了妈妈那一双饱含渴欲和哀怨的大眼睛。人人都说：好一朵娇人的黑牡丹……

然而，黑妹的黑，更浸透着家族如漆如炭般的隐私——她的母亲，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代宫女，随着故宫午门的敞开，那难以承受的饥渴，那禁锢成白痴般的生活阅历，诱使她沦落了风尘。

秦淮河上商女恨，石头城下妓女情。娼院花船里演出了一幕“后庭花”，妓女河狸爱上了风流小生谭公正。

谭公正不是卖油郎，他是一位刁钻和敢于冒险的粮商，可是，他却独占了“花魁”黑牡丹。

解放了。谭公正因在暗中为共产党供应军粮，有功革命而成为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

已改名为桑甚的妓女河狸，为谭公正生养了四儿一女……。然而，文革风云变幻中，谭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重重地狱。

大儿子谭解放“壮烈”地死于“文革武斗”。二儿子谭援朝死于“三线建设”的坑道塌方，三儿子谭凯在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血洒南疆，最后的一位，四儿子谭丰更因“豪门金店抢劫强奸案”而被判死刑。

女律师李晓彬挺身而出，承受四面八方的压力担任了“豪门金店抢劫强奸案”犯谭丰的辩护律师，为已被判决死刑的谭丰做无罪辩护……

两代黑妹的命运，浓缩了近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女性的壮美和绚丽……。

谭家的结局，莫非注定只能是一幕幕情非情、梦非梦的悲剧？

.....

序 语

我常常站在碑林的前院，欣赏那株雄伟而狰狞的古柏。

我想，这株古柏一定不止一次地被天火烧过，那黑似木炭的树身，那布满了疤痕、皱裂、断茬、裂缺的树身，每一处都在向我诉说它所经历的苦难。

但它绝不是来泣诉。

只要你看看它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它那似龙吟、似虎啸、似要冲天而去的神态、似要一飞冲天的勇猛，你就会意识到，那不是一棵树，那是一条潜卧、蛰伏的龙！

翻开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每一页都记录着这个民族的苦难、屈辱、血泪，但这个民族绝不泣诉！

我常在春天去看那株古柏。一到春天，在那黑似焦炭又布满疤痕的树身上，会长出绿绿的柏叶。按说，古柏是四季长青的树木，可它也有春夏秋冬，它也能感觉到春天的气息。

每到春天，它的每一枝干的梢端，都会长出新绿。它是那样生机勃勃！

每当我面对它的时候，我就会感慨万千。

它的树身，它的枝干，几乎没有一处是笔直的，它像

是被一种强大得不可思议的力量，像拧抹布一样，绞干、扭曲了。它的头，像是不止一次地被折断，被从空中压到地面，可它绝不屈服！

它的每一根枝干都被那股强大得不可思议的力量从空中压到地面，可它的每一根枝干又会以一种更加不可思议的力量再伸向空中，因为那里有阳光，有雨露，有生长、生存的空间。

我常会对那株如龙盘、如虎踞的古柏发出一声疑问：
这是一棵树么？

第一章

9月29日深夜，罪犯潜入这座金碧辉煌的亿元商城，杀死值班守夜的老职工李鼎盛后，又强奸并杀害了值班的金店小姐姜娅，然后，将位于商城四楼的豪门金店柜台内所有的价值约一百零七万元的金银珠宝首饰，劫掠一空。……

——摘自《9·29 豪门金店特大抢劫强奸
杀人案侦破报告》

1

她可怜巴巴地、怯生生地站在那里，战战兢兢地望着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的省高院刑一庭庭长吴越。

她就是血洗豪门金店的罪犯之一谭丰的妈妈？

早上，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庭长吴越去法院大楼上班，他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上站着一个老妪，她站在这里是如此地不协调，使吴越不由得看了她一眼。

老太婆很老很老，一头白发白得透亮，几乎连一根黑的都没有，说不上她有六十岁还是七十岁，不过气色似乎还不错，穿一身

蓝底白花、很素净的阿婆衫。吴越从腰间取下钥匙，开了庭长办公室的房门。老太婆居然跟了进来。吴越奇怪地问：“你怎么回事？找谁？”

老太婆从衣兜里掏出被揉皱了的、盖有大红带国徽的印章的、由吴越自己签了字的法院通知。

吴越一看，吃惊地问：“你是谭丰的家属？”“他妈。”老太婆说，叹了口气，用那阿婆衫的衣袖擦了擦泪。

通知上写的是上午十时，她却八点不到就来了。

吴越看着她。她大概从来没见过这种地方，法院的大楼那样庄严、高大，地板是水磨石的，墙壁上喷了彩色塑胶，窗户也是铝合金、宝石蓝玻璃的，非常气派。又到处是身着警服的法官和法警。她怯生生、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战战兢兢地望着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的刑庭庭长吴越。

这个刑庭的庭长即使在温和地面带微笑地望着她的时候，也那么威严。

2

他心头掠过一阵狂喜，他绑在腰间的一只不大的蛇皮袋里，装着刚刚掠来的价值百万的金银首饰。

他对姜娅也没有手下留情，尽管她是谭丰的旧情人，他不但强奸而且杀害了她。谁让她碰在了他的刀口上呢。

尚季龙！谭丰是尚季龙一案的共犯。尚季龙的卷宗就在吴越的写字台的抽斗里，他已经阅过。此犯罪大恶极。

尚季龙今年只有二十九岁，却已有十五年的“贼龄”，在“少管所”里呆过三年，劳教一次，判刑两次，是个惯犯。盗窃、强奸、轮奸、抢劫、诈骗、吸毒贩毒，可说是五毒俱全、无恶不作了。

他这个贼越作越大。他专门在大商场作案，是个有了名的神出鬼没的“飞贼”。

这一次他出名是因为“豪门金店抢劫案”。他洗劫了这座大名鼎鼎的亿元商城的金店，一把“搂”了一百零七万元的黄金首饰、金银珠宝。

事情发生在国庆节前一天的夜里。

他在这座气势恢宏的超级市场里转悠了好几天了，天天在对着这座用宝石蓝玻璃装修了的、闪闪发光、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发呆。他在咬牙切齿地骂：我操你娘！我让你认识我！我要让你认识我尚季龙！

他记起许多年前的一件事，有十五年了吧？那一年他才十四岁，在二楼拐角的冷饮柜上偷了一盒冰淇淋，居然让那老太婆抓住，在他头上敲了两个疙瘩不说，还扭到保卫处，让两名保安铐在暖气管上，打得鼻青脸肿。

这奇耻大辱，他没齿难忘。

尽管后来他还栽过，进过局子，进过治安队、刑警队，进过看守所、监狱，什么滋味都尝过，什么打都挨过，什么样的皮肉之苦都吃过，可那次灾难他忘不了。因为那时候他太小太嫩。而且，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

几次得手，他胆子越来越大。他需要钱，他豪赌，一把一百元二百元，还觉得不过瘾，不刺激。他需要女人，一夜得有两个、三个女人陪他，他觉得是男人就该如此。玩婊子玩腻味了，他要玩那些“有点档次”的女人、美妞儿。

小偷小摸、撬门扭锁的事，他早干腻了。他练就了一手好功夫，一般居民家的房门，没装防盗门的，他只是一脚，保开！连工具都不带。一脚上去，装了暗锁的门框，准劈一大块。劈的形状都一样。只要0.1秒，那门准开。连搜带翻，三分五分钟就完事。他的搜查，飓风一般，三五分钟，可以把几个房间全部掀个底儿朝天。

开始，他什么都要。现在，只要现金。这事，他早已不干了。要干，就干大的，抢银行，抢大商场，劫押款车。这种事，干一次，受用一生了。

至于公安局，只要把钱弄到手的，抓住了几个？他信手气。

行动前两天，他到八仙庵去了一趟，抽了个上上签。他每有大行动，必定要去求神问卦，哪怕是路边明知是在骗人的阴阳先生。这次，又不同了，他是生死荣辱在此一搏的，岂能不恭恭敬敬、万分虔诚地去香烟缭绕的庙里，去占卜一卦？

他买了一大把香，花了十几块钱，恭恭敬敬地插入香炉，跪在蒲团上，咚咚作响地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他又付了钱给坐在殿侧的和尚，要求抽个签。他拿起签筒，一边摇着，一边在心里念叨：“苍天保佑！”

然后，他抽出一支签，先看到“上上签”三个字，他不禁心头一喜，可再看，他又大吃一惊。签上，写的是这样两行字：

明日立秋好不晦气
终年倒运少有金财

他几乎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可他又奇怪，这样的签，何以是上上签？他便拿了去问和尚。和尚却点而不答，只敲他的木鱼，口里念叨：

“善哉，善哉。天机不可泄呵。”他明白了，便又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说：“求师傅大发慈悲，指点指点，可好？”和尚笑笑，收了那钱，说：“你在第五字后加个逗点，再念。”他再看签，于是，那签变成了这样两句：

明日立秋好，不晦气
终年倒运少，有金财。

这样一读，他不禁在心里叫绝：果真是上上签呢。

这签好准！眼下正是立秋，又是岁尾，今年一年他挺顺，干的事

不少，一件也没出漏子。该他发。

他下决心了，不再犹豫，不再瞻前顾后。他瞅准了豪门商城四楼的金店。四楼的金店里三四十个柜台里摆满了黄金饰品、玛瑙翡翠、珍珠项链、钻戒。

有了这些，多少女人弄不到手？

一只小小的提包，便可以价值百万！只那一只二十克拉的钻戒，就价值万元左右了。他看着看着喜欢得心里哆嗦。

他喜欢独来独往，他是独行侠，不要别人帮忙，人越多越容易出事。他专吃独食。

那一排排祖母绿的宝石戒指，他越看越着迷：大，大的气派；小，小的乖巧，各得其所，极尽其妙，好不让人欢喜！

他看准了那块有些活动的钙塑板，那块板在墙角，墙角有暖气管。他只要一伸手就能抓住水暖管爬上去，然后，他可以钻进天花板与吊顶之间的夹层。那个夹层他估计了一下，至少有四十公分厚，他平躺在那里，应当是不成问题的。那支撑的吊拉筋的强度也应当够。

他准备了一根小撬杠，长有四十到五十公分，这根粗十毫米的钢制撬杠几乎可以扳开和撬坏任何一道木制、合金铝制的门和锁，而且还是一根好武器，一棍就能把人打晕、打死。至于金店的门更无须过虑，只是一道玻璃门而已，形同虚设。这是因为金店设在豪门商厦内部，既有大门设防，每一层楼的楼梯通道又都有铝合金的卷闸门。而且，层层楼都有人值班，大楼里还有保安。

他想，从他爬进顶棚，再盖好钙塑板，一到两分钟，也就够了。四楼的顾客并不多，大部分的顾客是从履带式的电梯上楼的。而下楼，则有东、西、北三面三部楼梯分流。他所选择的这个地点，在安全应急通道的楼梯口，正常情况下绝少有顾客走这里，只是偶尔有商厦的工作人员从这里走。

四楼共分两个部分：皮货、金店。皮货包括了真皮沙发、皮包、

皮箱、皮带、皮衣。客流少，工作人员也少。

9月29日。他选择了这个吉祥日，是因为这个日子里包含了两个“九”字，“三、六、九朝上走”。他不选择“八”，因为“八”谐音“发”，他干的事，是绝不可东窗事发的。

商厦晚上八点半关门。他八点十分进入了安全通道的楼梯口，果真如他所料，这里绝少有人走，只有一盏功率很小的节能灯，半明半暗幽幽地亮着。

他像只猫，一窜便爬了上去，伸手轻轻一推，那块钙塑板便被掀了起来，他用手试试那吊顶框架，框架很牢，比他猜测的还要牢。他将手臂伸进框架，用力一撑，便爬了进去。那框里的空间，比他预想的要小，不过爬也还爬得进去。框架里土很厚，比他预想的还厚，才进去，呛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框架里面有的地方是角钢，有的地方是木条。他很小心，不弄破那不大结实的钙塑板，不过似乎还是有几处发出了破裂声。

一进去他就发现有件事很糟：他转不开身，无法再盖上那块盖板，他想，只好听天由命了。好在这个地方灯光暗淡，走这里的人很少。走道口上有一扇门，这扇门虽是虚掩着的，可另外几个楼梯通道都是敞开着的卷闸门，顾客一看有扇紧闭着的门，便认为是“请顾客止步”，走别处了。

那些有棱有角的框架木条，咯得他身上好疼，他咬着牙硬忍着，很快就要下班了。他计划晚上十点钟行动。

豪门商厦和往常一样灯火辉煌，人如潮涌，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一楼是日用百货，二楼家用电器，三楼服装布匹，四楼皮件、金银饰品、家具。只有四楼，顾客并不多，几乎与售货员1：1，顶多1：2吧。

像往常一样，大楼的总经理张仕让每天都要在各层营业大厅里转一转，看看营业情况，检查一下所有的工作人员是否都在自己

的岗位上守职尽责，尤其是保安们。

保卫处长陈深园站在他那宽大而漂亮的办公室里，他刚刚审批了九月份保安人员的奖金，报总经理，转财务处。

下班铃响了，他还看了一眼值班名单，这才匆匆地走了。今晚他还有一个饭局，楼下停着专供他用的警用三轮摩托。

尚季龙听见了铃声。他听见随着铃声响起的一片片声浪，他知道，随着铃声响起，几名保安会站在大门口，阻止有人再进商场。大门，便成了出口，只准出不准入了。他还知道，大门的卷闸门会迅速落下，只留下两边两个小门，供剩余的落在后面的顾客走出商场。

最后，各部门的营业员会锁好自己的柜台，展示柜上的帘子也会拉好。然后，大批的营业员只消十分钟便会背着各式各样的小包，离开大厦，推出自己的自行车，消失在苍茫暮色之中。

于是，商厦里便只剩下保安和各楼层的值班人员。还有个别因事而稍有滞留的人，这些人，在九点钟左右基本上都会离去。

他听见有人啪嗒一声拉上了安全通道门上的暗锁，这里不会再有人走过来了。

他干事，历来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可这回他下的注确实太大，为了万无一失，他去找了谭丰，他知道谭丰有过一个老相好，在“豪门”工作，而且恰恰在豪门金店，那女孩名叫姜娅。

他还知道姜娅与谭丰早已分手，嫁了一家小酒楼的老板，可与谭丰却藕断丝连，常有来往，大概是她觉得有负谭丰吧，对他有求必应。

他需要确切地弄清楚，金店下班后，到底有几个人在值班。这个情况必须弄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四楼再有两个保安，他非栽了不可。

他故意去找谭丰，要他打电话给姜娅，约她晚上去“俏月亮”卡拉卡拉。

谭丰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当这尚季龙也喜欢姜娅。再说，两个大男人去舞厅，卡拉个什么劲儿？那姜娅也确实讨人喜欢。

姜娅嫁了那小老板，他也并不恨她，只怪自己没本事，没钱。姜娅也有点丢不开他。

他果然打了电话给姜娅。姜娅在电话上说：“不行，今晚我值班。”谭丰说：“请一会儿假，就两钟头，不行吗？”姜娅为难地说：

“不行。今晚四楼就我和老李俩人。老李你知道，五十九岁了，下个月就退休。责任太大，我不能走，值班必须有两个人，这是制度。出了事，不好交待。”

“四楼没有值勤的保安？”他又问。“要有就好了。保卫处在五楼，守着财务室，另外，在一楼还有值勤，四楼，就我们俩。对不起了，小谭。改日，我一定去，好吗？”

“改日？你的小老板能让你去吗？”她一阵笑，说：“他才不管我呢。天天晚上，一两点回来都是早的。”

他需要的，就是这点情况。他放心了。可谭丰是完全被蒙在鼓里。

他那时候如果知道尚季龙要干什么，他会先杀了尚季龙，眼都不眨一下！天哪！

商厦总经理张仕让是上午六时十分，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所惊醒的，打电话的人是保卫处长陈深园。

保卫处长的声音惊恐而紧张：“张总，请你马上到商厦来！商厦出事了。快来！”“什么事？”“四楼出了大事，金店被抢，值班员被杀害。”

张仕让大吃一惊，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四楼金店被人洗劫一空，两名值班员被人杀害！”

“报案了吗？”这回，他听清了，忙问，“向市公安局报案了吗？”

“报了。”“好，”张总说，“我马上来！”

他匆匆地穿了衣服，他心想，四楼是谁昨夜值班？是陈水旺，还是姜娅？会不会是李鼎盛，陈文会？他少问了一句。穿好衣服，他本想打电话叫司机把车开过来，又想，太早，不知他起床了没有，算了，再等上半天，不如“打的”。

季节已是仲秋，早上有些湿，也有些凉，他穿了件薄薄的羊毛衫，出了门，伸手叫了部出租车，赶到了商厦。

远远地看到商厦他就有些心惊肉跳，那座大楼里所有的灯都亮了，尤其是四楼，特别明亮。

门口，已经停放着四五部警车，三轮摩托，市公安局刑警队已经到了。门口，有保安，也有警察，封锁了大楼各个出口。

他匆匆登上四楼，还没上楼，便吃了一惊，到处是水！水从四楼流到了三楼，还沿着楼梯朝二楼在流。

保卫处长站在楼梯口，脸色苍白，神情慌乱，刑警队已经封锁了四楼各楼梯口，技术组正在勘察现场。

保卫处长说，凌晨五点，三楼的值班员起来解手，发现四楼的水哗哗地从楼梯往下流，便上楼来看，一看，四楼楼梯口的卷闸门锁着，水从卷闸门下朝外涌。他便砸门，叫喊，无人应声。回到值班房，朝四楼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他便从安全通道下到二楼，敲保卫处的门，保卫处的两名值班保安跟了他，从安全通道上四楼，一看，情况不对！四楼的安全门门锁被人撬坏了，门框劈裂了一块，茬口是新的。

保安人员没敢马上门，一个保安回到保卫处，拿了电警棍及手铐、手电筒，又叫了两名保安及二楼三楼的值班员，一起闯上四楼，一推开四楼的门，打开四楼的灯，几个人便大吃一惊！

四楼的金店，一片狼藉，满地是水和碎玻璃。

金店的玻璃门被打得粉碎，陈列金银首饰的柜台，十毫米厚的钢化玻璃板也被砸得粉碎，柜子里的东西被劫掠一空。

保安李向南忙挡住了后面的人，让其他人都退到门口，他一个

人小心翼翼地躲开在光亮如镜的大理石地板上流淌的水渍，朝亮着灯的值班室走去，刚绕过皮件组的玻璃隔门，便吓了他一大跳，有个男人倒卧在那包了亮闪闪的镀铬不锈钢柱子旁，一头一脸的血，大睁着双眼！“老鲁！快来！”他喊了一声。

老鲁跑过来一看，是李鼎盛。五十多岁，老售货员，快退休了。他忙抱起他，发现尸体早已凉了，早死了。地上，一大片血迹，已经被水冲开，湿了一大片。

放下老李的尸体，他俩走进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值班室。老鲁刚一进门便惊叫一声，金店值班员姜娅赤身裸体，被杀害在值班室的床上！

.....

总经理张仕让与闻讯赶来的金店经理张娴一起清点了被抢劫的金银首饰，共价值一百零七万七千元。

这起抢劫杀人案虽说哪家报纸均未报道，可仍然震动了本市、全省，成为1995年头号恶性重大刑事案件。

这个案件很久未能侦破，罪犯十分狡猾，他在杀人抢劫之后，打开了卫生间的水龙头，案发在夜间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水一点一点地从厕所里朝外漫，打湿了四楼全部地板，相当彻底地抹去了罪犯的足迹和别的痕迹。

经勘察，罪犯在作案时手上戴了手套，在金店的柜台、门窗上，以及玻璃碎片上，均未能找到罪犯的指纹。侦察的重点便转移到了值班房内。

从现场情况看，大约是罪犯在撬开安全通道的门时，发出响声，尚未睡眠的老值班员李鼎盛从值班房走出，看看是怎么回事。然而已经进入营业大厅的罪犯就躲在大柱的后面，用钝器（估计是一根铁棍）狠狠地打在李鼎盛头上，打击力量之大，使老李头颅破裂，当即毙命。

随即，罪犯又直奔另一值班室，即金店值班员姜娅的住处。其